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六五回 小南海水下設機關 大宋營帳前觀說帖

話說楊魁、菊文龍等渡過大河，聽見草窠裡有野獸的啼聲，合那嘶氣的聲，又因月光西下，看不明白，大眾疑惑不定。韓毓英笑道：「忒也糊塗可笑，是自家的物事都記不得了。」楊魁猛被提醒，便答道：「這話一定不舛。」隨即跑到草裡，果然牽出三匹馬來。原來這馬卻是楊魁三人被妖日間追了渡河，丟下來的坐騎。當下牽到外面，再一查點，委實鞍轡、腳鐙一樣不少，楊魁好不歡喜，就請菊文龍換坐。菊文龍道：「將軍不可一日無馬，請同尊夫人先行回營，在下隨後就到是了。」楊魁謙了又謙，見菊文龍堅執不行，只得同韓毓英、哈雲飛上馬，又問了菊文龍的路徑，依著他由小路抄近走。果然到了大墳灣，天還未明，遠遠看見無數燈火，曉得大營就紮前面，連忙打馬前進。到得營門，見張公升了大帳，各兵正然造飯。張公仍然憂愁楊魁夫婦一個不回，就連差去尋他的兩名小將也不回來，心中焦急萬分，不知還是開隊的好，還是坐等的好，因此猶豫不決。那知抬頭一看，忽見楊魁夫婦走上帳來，好不歡喜，就同半天中接到涼月一般，隨即出席相迎。韓毓英、哈雲飛見過了禮，仍回後帳。楊魁便進大帳坐下，先將單身獨走路頭說了一遍；然後將聽見殺聲尋著妻子，互戰妖精，丟槍棄馬，敗走泗水村，遇著菊文龍、菊猛、九聖仙女李彩秋、廣寒仙子鄧素秋，用虹霓劍嚇走三妖，吃酒舞劍，一同來營的話，從頭至尾細微末節的說了一遍。張欽差大喜道：「果然得此三口降妖劍，不怕小西天不破在旦夕，菊家夫妻、叔姪因何還不來到的呢？」楊魁道：「他們因係步行，追不及馬，大約天亮時刻方得至此。」張欽差又道：「這便奇了，昨日聖僧陪同我一步也不曾相離，怎樣得到泗水村同菊文龍吃酒呢？」說著便望著濟公。濟公大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真真不脫書生氣了，且讓俺把和尚的道理說出來你聽：無我非我，無道非道。心到身到，佛家神妙。」

張欽差聽畢，知係濟公法術，也就不再深言。忽見八員領兵官進帳稟道：「現在各營早餐已畢，是否拔隊開行，先鋒官著末將特來請今。」張欽差想了一想，便同楊魁商議道：「一者菊家的人還未到，二者昨日去尋將軍的兩名小將仍未回來，還是從緩開隊為是。」濟公聽說，便連忙插嘴道：「開隊開隊，這些人是一個都候不著。菊家夫妻、叔姪還有許多轉輾，此時不及就來，出差的兩名小將也不必等他，去問楊將軍的兩位夫人，自然就曉得他們下落了。」楊魁見說，便著了中軍到後帳問明原由，方知已被妖精所害。張欽差隨即就發令起隊，浩浩蕩蕩，不到兩日，已到了玉山縣的邊界。

早見前面一簇的人迎來，到得就近，只見一人頂盔貫甲，腰佩短刀，一人烏帽青衫，手端角帶，還帶了幾名小官裨將，跪在道旁高喊道：「玉山縣知縣趙大京、玉山營游府鄭伯龍，率領屬下部下胥吏備禱叩見大帥。」報畢，起身恭候旁邊，守著車馬走過，這才紛紛上馬跟著前進。不到半里路，只見牛忠騎了一匹馬飛也似的走至後隊，滾鞍下馬，說道：「稟大帥，前面離小南海不到□里，是否度地紮營？」張欽差同楊魁聽說，隨即命傳玉山縣問話。

卻說這玉山縣，也不是科甲，也不是軍功，也不是捐班的出身，他因有個姐姐本是潯陽的名妓，後來跟了秦丞相做妾，寵幸不過，所以就代他謀了一個知縣的前程。這玉山縣本是一個好缺，偏偏到他來時，卻遇到了剿滅小西天的兵差，也算官運不好。閒話休提。這趙知縣接過了差，上馬便跟了後面走，忽然前面兵馬站住不動，一傳令官至前喊道：「大帥有令，傳玉山縣當面問話。」趙大京便下馬，抖抖戰戰的到了張欽差、楊將軍馬前行了個禮，向旁邊一站。張欽差問道：「貴縣這地方上，可有什麼好紮營的地勢？」可憐趙知縣到任還不曾幾日，又是一個吃龜飯的出身，他不但不懂紮營當需什麼地勢，就連張欽差問的話都不清楚，此時就同呆子一般，只是對著翻眼。幸虧有個跟隨倒很伶俐，又將張欽差問的話低低的破解了一遍，趙知縣這才明白，便打一恭答道：

「大帥要問紮營的地方，城裡城守衙門裡頂好，倒有一片空地。」張欽差一聽，暗罵道：好個不知事的狗官，這樣也做知縣！便冷笑了一笑，也就算了。獨那楊魁真個是氣不過，見他站在旁邊，鬍子抹抹的倒很有點官相，不由得無明火起，大罵道：「沒用的狗官，滾掉了罷！」順手那錘柄一推，只見那知縣立腳不牢，一跤栽倒，巧巧的把一頂烏紗帽子往溝頭裡一滾。

隨即張欽差又著傳令官將游府鄭伯龍傳到，問了地勢，就在小南海北岸張家窪地方紮下大寨。分前中後三座大營，前營牛忠、馬如飛、江標、馮志堅、陸殿邦、劉振玉六員戰將，領兵一千；後營周仁、周義、周禮、周智、周信、許大立、蘇堅七員戰將，領兵一千；元帥、楊將軍、韓夫人、哈夫人率領史公威、馬渠、徐名振、東高，帶兵二千居中。本玉山營鄭伯龍，率領本部兵馬隨營調用。佈置已定，整個夜間燈火不熄，日間鼓角齊鳴。

早有細作報到小西天去了，狄元紹隨即就傳梁啟文、劉香妙計議。劉香妙道：「我主勿憂，大來營中可算只有那濟顛僧，依點法力可以欺人，其餘就連楊魁都是有名無實。前日袁甲、邵竹、過蓋、莫盤、石就五員法將回營稟稱，江口邀擊，連傷他兩員戰將，追得楊魁、韓毓英、哈雲飛走投無路，直到泗水村地方止，可算已大大的挫動他的銳氣。在臣意見，我等莫如坐守巢穴，按兵不動，不論那濟顛僧再大的法力，他總不敢進我們金光寨來送死。候他兵丁疲頑，糧草不濟的時刻，那時一戰成功，移師直奔臨安搶奪尤位，還怕大宋天下不是我主的嗎？」梁啟文又道：「昨日迎賓館送來一個投效的人，姓名名機，自稱游過外洋，會設水下的機關，臣已領他到小南海估過了工，計需五萬紋銀，可以包辦，一月竣工。臣的意見，以為這好事倒萬萬不可延遲，倘把水下的機關造成，那便萬無一失。」狄元紹道：「這一小小港頭，不足三里，怎要這許多銀子？想這人必非是個忠心報國，多分是來想賺頭的；況且他設的機關，他能知道，如有不遂意的時候，他到宋營去透個消息，那豈不誤了朕的大事！」梁啟文道：「臣自有主意。」隨即走上座旁，就著狄元紹的耳朵低低說了幾句。狄元紹哈哈大笑道：「甚好！甚好！」隨即就著梁啟文發了五萬銀子，督同任機日夜興工，我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張欽差自將大營紮定，一連體兵三日，見小西天並無一點動靜，便同濟公、楊魁計議。楊魁道：「須要有人偷過南海，探定了他確實的形勢，方好動手。」說著便兩眼望著濟公。濟公其時在帳上已吃第二頓早酒，見楊魁用眼望著他，已知用意，便將酒杯端起，喂喂的吃了一個盡興，然後把那例行的狗肉，拿起盤子，向那破袖衣大袖子裡一倒，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張欽差忙問道：「聖僧將要何往？」濟公微笑道：「我看小西天兵精糧足，前有小南海，後有彌陀峰，地方險要，真是沒處下手。俺和尚本是事外閒人，只得另外尋個主顧去吃酒了，何必同你們勞精費神的呢！」張公同楊魁見他要走，更嚇得全無主意。楊魁便仗著假扯同他師父徒弟的不是，一把便抱著道：「師父，無論怎樣，你萬萬不能走！」話未說完，那知手上力氣大了一點，只聽「噉」一聲，把一隻袖口的線縫代他拉分了家，將裝的那些狗肉落了滿地。恰巧來了一隻狗子，他也不問本身吃本身，上前就啖。此時濟公真個急了，要想同楊魁為難，又捨不得地下的狗肉，只得忍著氣，先同那狗子去搶狗肉。任他手頭躁，已被狗子啖了一半，看了這只袖子分手，便換了裝在那只袖內，氣憤憤的向楊魁望了一望，轉身就走。張公同楊魁無可如何，只得走進帳中，另作計較。那知轉眼一望，忽見酒壺下面壓著一張小小的紙條，張欽差好生奇異，忙取來一看，濟公的親筆，上寫道是：

前面水，不易渡。訪敵情，探後路。水關七日災，會期冬月半。

張欽差看畢，便同楊魁計議，楊魁道：「這小西天的後路不知在什麼地方？」當下將鄭伯龍傳上帳來。鄭伯龍道：「末將也曾探過幾次，若照方向看起，這小西天的後身就是黃泥崗。但黃泥崗走至極北，有一彌陀峰，這彌陀峰是有數□丈高，懸崖峭壁，土民從不曾有人到過上面，大約小西天的後路就是此地。據聞自狄元紹霸據小西天之後，便在彌陀峰下開了山路，可通出入，究不知門戶藏在何處。」張欽差聽畢，想了一想，不覺計上心頭，大笑道：「我有了主意了！」畢竟張欽差想的是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